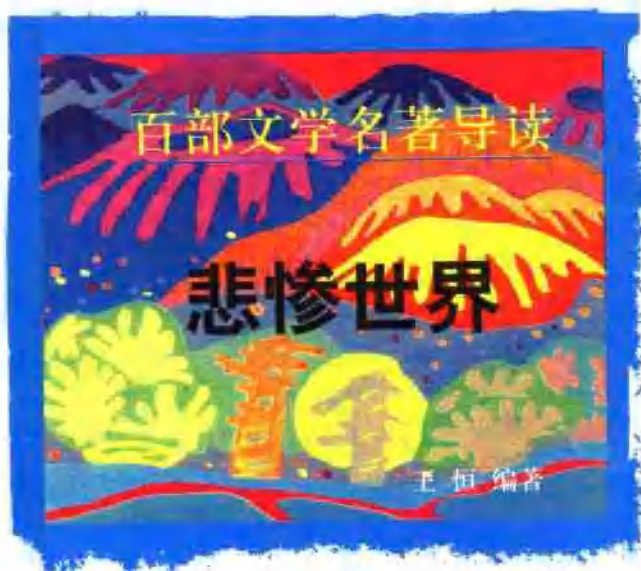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

悲惨世界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悲惨世界》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1

(琼)新登字 038 号

——悲惨世界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 尘 刘 飞 周晋文 徐 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故事梗概	[1]
作者介绍	[39]
思想和艺术特色	[52]
精彩片断	[92]

故事梗概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的一天，一个衣衫褴褛，光头长须的粗壮大汉走进了小小的迪涅城。他一路走来，神情狼狈，居民们纷纷向他投来不安的眼光。孩子们瞧见他，扔着石头追打他。他已走了一整天，他饿，他累，他渴，他只想找一个地方填饱肚子，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可是旅舍客栈、居民和农人都将他当作毒蛇一样拒之门外。他走到一座监狱门口，恭恭敬敬地对那看守说：“看守先生，您可愿意开开牢门让我住一宿？”看守回答他：“监牢又不是客栈，你得先叫人逮捕你，这门才会替你开。”

天越来越黑了，从远方的阿尔卑斯山刮来了刺骨的冷风。这个饥寒交迫的可怜人在苍茫的暮色中走投无路。忽然，他眼前一亮，望见街边一个花园里有个茅棚。他本能地朝茅棚走去，找不到食物，幸运的是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避寒之处。他弯腰爬进茅棚狭小低矮的洞，猛然间一阵粗暴的声音传来，洞口露出一个很大的狗头。原来那是一个狗窝。“我连狗也不如了。”他暗暗骂道。

天已全黑了，留给他的只是黑暗和惊心的凄凉。他累倒在一张冰冷的石凳上。这时一个老妇人从黑暗中向他走来。她是R侯爵夫人。她把广场对面主教堂旁边的一所矮房子指给他看，“敲那扇门去。”

R侯爵夫人指的是迪涅城主教米里哀先生的家。因为当地的人爱戴主教，所以又称他为卜福汝(受欢迎者的意思)主教。革命爆发前，风流倜傥的他终日消磨在交际场上，厮混于女人堆

中。革命爆发后，他流亡意大利。等他回国做了教士时，他年岁已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皇帝的赏识被任命为迪涅主教。在任期间，他爱当地的穷人。为了穷人，他放弃了作为主教能够享有的奢华，甚至把主教堂改成医院。主教家的门常年为穷人敞开。主教谦卑、淡泊、清寒，他的全部教义只是一句话：“人们应当彼此相爱。”

陪伴主教的是“可敬”的巴狄斯丁姑娘，主教的妹妹，还有女仆马格洛大娘。

这天晚上，马格洛大娘照常忙着晚餐，忙碌中和姑娘谈着门门的事。主教自从住进医院这所矮小的房子，就叫人拆去了门上的铁门，换上了里外都能打开的活门。这事让大娘和姑娘担惊受怕了九年。更何况如今城里来了个行迹可疑的恶棍。他们竭力劝说主教允许请铜匠把门门重新装上。正在谈论中，门被凶狠地敲开了。

来人像幽灵一样闯进门，他的强悍、粗鲁、放肆把大娘和姑娘吓得大惊失色。没等主教开口，这人已大声说开了：“我叫冉阿让，一个苦役犯，在监牢里过了十九年……。”

主教让马格洛大娘点上两个银烛台，并拿出留客晚餐时必不可少的三副闪闪发光的银质餐具，款待了冉阿让。饱餐一顿的冉阿让被安置在壁厢里。还来不及享用洁白的床单，困极的他便和衣睡熟过去。

冉阿让是个贫农家的孩子，很早便失去父母，靠孀居的姐姐抚养成人。姐姐膝下有七个儿子，大的八岁，小的一岁，生活异常艰辛。刚满二十五岁的冉阿让为报答姐姐的养育之恩，为了七张贪婪的小嘴，没日没夜拼命地干活挣钱。

一年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家里一丁点面包也没有了，眼看着那七个可怜的孩子就要饿死。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有人

打破面包店的玻璃，抓走一个面包。这个“黑夜破坏有人住着的房屋人内行窃”被当场捕获的人，就是冉阿让。他被判服五年的苦役，成了囚犯。当一根铁链无情地把他扣住时，冉阿让绝望地恸哭了：日后谁来照顾姐姐？又有谁来关心七个孩子的衣食？无情的法律啊，为了一个面包，它不仅要了一个人的自由，它还将要了几个人的性命！

在土伦坐监的第四年末，有人告诉冉阿让，他姐姐在一家印刷厂做装订女工，身边只带着一个孩子……冉阿让越狱了。两天的自由之后，他被判决延长拘禁期三年。第六年他又越狱，由于拒捕，刑期加到了十三年，外加两年的夹链。到第十年，他越狱的企图又遭失败，被判三年监禁，刑期一共是十六年。第十三年，冉阿让最后一次越狱，结果是以四个小时的自由换得三年囚禁。一共是十九年。一八一五年的十月，冉阿让被释放。一个面包竟让他付出了十九个春秋。经受十九年非人生活的折磨后，冉阿让的心狠起来了，他开始仇视法律，仇视社会，仇视人类，他要反抗。

在狱中，冉阿让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本领。他能用肩头撑起土伦市政厅巨大的阳台柱；他力大无比，可以代替一个千斤顶，牢中的伙伴称他冉千斤；他还有各种神奇的技巧，譬如能直登陡壁；可以在墙角上，利用背部和腿弯的伸张力妖魔似地登上四楼等。

冉阿让出狱时，随身所带的除了服苦役时挣的一百零九法郎十五铜元外，还有一张黄护照。这张纸上永远地记着：“冉阿让，苦役犯……。”正是这张黄护照，使冉阿让处处受人撵。

凌晨两点，冉阿让醒来。他没床睡已有十九年，这张床是多么舒服啊！他躺在床上，脑子开始不停地运转。除了想起那些新愁旧恨外，主教家的三副银器和那只大汤勺攫住了他的思绪，

他想：那些银器至少可以卖两百法郎。

房里的人都睡着，冉阿让蹑手蹑脚地溜进主教的卧房。面对着这位宽厚仁慈的老人睡梦中的庄严和祥和的神态，冉阿让有些胆寒，他犹豫了。最后冉阿让避而不望主教，从壁橱里拿走那篮银器，跨窗翻墙，消逝在黑夜里。

第二天早上，马格洛大娘心痛地发现：银器不见了。可没过多久，警察就把冉阿让揪到了主教跟前。出乎意料的是，主教竟坚持说银器是他送给冉阿让的，并提醒冉阿让走时顺便把烛台也带着。冉阿让呆呆地望着主教，不知所措。主教郑重地叮嘱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那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冉阿让逃跑似地离开主教出了城。路上遇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那孩子一个值四十个铜子的钱掉在了冉阿让的脚边，冉阿让本能地一脚踩住了钱。当孩子向他要钱时，他冲孩子怒吼，吓跑了孩子。不知是孩子的哭声还是主教的教诲惊醒了他，他去追赶那孩子，还孩子钱，可是孩子已不知去向。冉阿让感到心痛，他看到了自己的凶恶和残暴，他的眼前又出现了慈悲的米里哀主教。冉阿让撕心裂肺地哭了。这是他十九年来第一次流泪，这眼泪洗去了他身上的罪恶，留下的只是一片平和。哭过之后，冉阿让消逝了。据说那天夜里，有个人双膝跪在米里哀主教门外的路旁，仿佛是在黑暗里祈祷。

十九世纪初，在巴黎附近的孟费郡地方有一家客栈，客栈是名叫德纳第的夫妇俩开的。在这家店门口停着一辆笨重的破车，车轴下而横挂着一一条粗粗的铁链。那天，德纳第妈妈把两个漂亮的女儿放在铁链上荡秋千，这时远处走来一个妇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她走到德纳第妈妈跟前。她怀里的孩子健康而又

可爱,特别是她的脸颊鲜艳得像苹果,叫人恨不得咬上一口。再看这妇人,一副女工的装束,形容憔悴忧郁,带着凄怆的神情看着怀里的女儿。她就是当年美丽的姑娘芳汀。芳汀出生于平民的底层,一个过路人给了她这个美丽的名字。她有黄金般的头发?有珍珠般的牙齿,她是个叫女人妒嫉的姑娘。十五岁时,芳汀就来到巴黎做女工。八年前她爱上了一个花花公子,为他生了个女儿。可是孩子的父亲遗弃了她们母女孤零零的芳汀走投无路。她背着孩子,离开了巴黎这个令人伤心的地方。现在芳汀的唯一希望和温暖就是女儿,她要把孩子抚养长大。

芳汀开始央求德纳第妈妈,收下她的女儿珂赛特。“上帝教我从您的客栈门前走过,我一见到您的两个女儿那样幸福,就认准您是个好母亲,您肯替我照顾我的孩子吗?我不能让她回家乡,工作不允许。您收下我的女儿吧。”德纳第妈妈佯装犹豫了一番,最后以芳汀交出五十七法郎和一个大大的包裹为代价,这桩买卖才算成交。一边是骨肉分离而悲痛欲绝,一边却为将来有了个不花钱的女佣而沾沾自喜。

一八一五年十二月,一个陌生人来到蒙特勒伊城,冒着生命危险,从大火中救出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警察队长的孩子。没人察看他的护照,都一致称他为马德兰老爹。当地有一种特殊工业,就是仿造德国黑玉和德国烧料。由于原料贵,这行业一直不景气。马德兰到这儿后,对其工艺进行了改革,不仅使工业有了迅猛发展,大伙也得到了实惠,他自己也由此成了富翁。第二年,他建起了高大的厂房,任何一个无衣无食的人都可以在工厂里找到工作和面包。平时他总爱对穷人施舍,在穷人身上他花去了上百万法郎。人们敬仰他,蒙特勒伊需要他,第五年上,他被公推为蒙特勒伊市长。

一八二一年初,米里哀主教逝世。噩耗传来的第二天,马德

兰先生穿上了一身全黑的衣服，帽子上戴了黑纱。人们私下里猜测他与米里哀主教之间一定有瓜葛。事情过后人们对他的尊重仍然与日俱增。可是在众多的人中有一个警方人员，他叫沙威，他对马德兰的态度却是个例外。这个人生就了一副凶残的模样，整日紧锁双眉，即便笑，也让人感到狰狞。他仇视反叛，一贯鄙视触犯法律的人。他是个无情的侦探，一个凶顽的诚实人。长期以来沙威总是用猜疑的目光注视马德兰。这个恐怖的人物令人心悸。可是马德兰对他，却像对待旁人一样的轻松坦然。

一天早晨，马德兰路过一条没有铺石块的小街，看到一个叫割风的老人被压在车下。这位割风老人由于自己生意的衰败，而一直忌恨马德兰工厂生意的红火，后来他破了产，没有子女可依靠，孑然一身，只好以驾车为生。他是马德兰的冤家。割风老人在车下惨叫，找千斤顶已来不及，眼看他的命就要断送。马德兰愿出二十个金路易的赏赐，希望有人能把车子拱起来。在场的没有一个人敢动。这时，人群中的沙威阴森森地说：“我只认得一个能代替千斤顶的人，那是个苦役犯。”马德兰惊悸地抬起头，正遇上沙威的鹰眼。马德兰一声不响，跪着爬进车底。他费尽全身力气，把车子拱了起来，割风老人幸免于难。之后，马德兰把老人安置到巴黎圣安东尼区一个女修道院里做了园丁。

芳汀在马德兰工厂的女工车间里找到了一份活，她自食其力地劳动生活，又恢复了原有的青春活力，她的金发和洁白的牙齿让周围的女人嫉妒，美丽又属于芳汀了。她将挣得的钱按月寄给德纳第，希望女儿珂赛特在那儿得到很好的照顾。除了惦念女儿，她几乎成了快乐的人。

可是世间总有些喜欢窥视别人生活的人。车间里一个刻薄的夫人维克杜尼昂，发现芳汀常寄信，便费尽心思打探其中的

隐秘。芳汀有一个私生子的秘密被揭开了。维克杜尼昂夫人，这个凶恶的女人为达到目的而畅快；可怜的芳汀却因为私自哺养孩子，品行不端而被逐出了工厂。恰巧那又是德纳第妈妈强迫芳汀将女儿的扶养费从十二法郎增加到十五法郎的时刻。芳汀又一次被捱到了苦难的边缘。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

芳汀挨家挨户地找人雇她当仆人，没人要她。为了给孩子寄钱，她欠了一百法郎左右的债。为了省几个法郎，冬天她不烤火，拿裙子当被子，每天只睡五个小时。极度的操劳，使她再次病倒了，原有的干咳病恶化，经常发烧。生活对她的羞辱她渐渐习惯了，现在唯一让她感到自豪的是，她还有那一头金黄的头发和洁白的牙齿。

寒冬来临，德纳第妈妈写信来索要寒衣。为了不让女儿挨冻，她跨进一家理发店。十法郎卖了她的金发。可谁又能想象得到，她那可怜的小百灵鸟仍在寒风中凄号。

又有一天，芳汀接到信，得知女儿得了猩红热病，急需四十法郎的药费。女儿的性命难保，怎么办？这时芳汀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江湖牙科医生，这人愿出两个金拿破仑来买她的两颗门牙。芳汀怕极了，她宁肯从六楼上跳下去，也不愿意变成没有牙的人妖。可是她又是多么急需钱啊！残酷的现实迫使芳汀去找那个牙科医生。为了女儿，芳汀付出了血的代价。但那全是德纳第家的骗局，小珂赛特根本没有生病。德纳第的贪婪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没几天芳汀又接到了他们索要一百法郎的来信，并且要立即汇去，否则小珂赛特就要流落街头。在芳汀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什么办法能解这燃眉之急呢？这个苦命人作了公娼。

一八二三年的一天，芳汀因为受到一位公爵的侮辱而奋起反抗，恰好被沙威撞见。因为她顶撞了沙威，沙威判芳汀一个

月的监禁。六个月的监禁意味着她将挣不到一个钱,她的珂赛特怎么办?芳汀跪倒在沙威脚下,苦苦乞求他的宽恕。哪怕是一块木头也会被芳汀的眼泪软化,可是威严的沙威却充耳不闻,他心里只装着法律,没有人性。正当兵士们要把芳汀拖进大牢时,马德兰先生出现了。芳汀一见到马德兰,便猛地扑上去,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她是多么仇恨马德兰,是他的工厂驱逐了自己,那是她苦难的根源。马德兰毫不介意地拭去唾沫,不容沙威争辩,命令兵士立即放了芳汀,并对芳汀轻声说:“我把你的孩子接来,您和您的孩子都归我负责。您的一生在上帝面前,也始终是善良贞洁的。”天堂的美景呈现在芳汀眼前,她一时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幸福,晕倒在地。

芳汀的病在恶化。马德兰几次写信给德纳第要求把珂赛特送来或者由他派人去接,可是对方却以百般的理由加以拒绝。一块到嘴的肥肉,他们又岂肯轻易松口呢?马德兰按芳汀的口授写了信,芳汀在信上签了名,他准备亲自去接珂赛特。

就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上帝又一次捉弄了可怜的人。沙威状告了自己的上司——马德兰市长。沙威断言马德兰就是当年的苦役犯冉阿让。

我们知道马德兰确实是冉阿让。当初他受到主教的教诲,实现了灵魂的再生。然而,今天他再一次面临人生最大的抉择:是去服罪,重走苦役犯的道路,还是让他现有的替身商马第代他蒙受羞辱,他的心躁动不安。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名叫商马第的人折了一枝树枝,上面有几个苹果,于是他被捕了。这原是一种小过失,但由于他容貌酷似冉阿让,所以,几天的羁押问题一下升级为终身苦役。这个冤案不日就要判定,冉阿让将何去何从?

法律是严酷的,这个案件在经过三个小时的审讯后,思绪不

清的商马第被确认为冉阿让。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正,检查官请求法庭再次传犯人布莱士、戈什巴依、舍尼杰和侦察员沙威,作最后一次讯问,以证明被告商马第就是冉阿让。三个证人都异口同声地指认商马第就是冉阿让。这个替身眼看就要被判以终身服苦役,突然一个凄惨骇人的声音传来:“布莱士、舍尼杰、戈什巴依!看这边。”人们的眼光齐刷刷投向这个走进大厅的人。马德兰先生出现在门口!“诸位陪审员先生,请释放被告,我就是冉阿让。”大家敛声屏气,敬畏之情攫住了在座的每一个人。法庭似乎正面临一场风暴的侵袭。冉阿让毫无慌乱之情,他镇定地转向三个证人。“布莱士,您记得您从前在狱里用的那条编织的方格子花背带吗?舍尼杰,您右肩上全是火伤疤,您想消去 TEP 三个字母,但没烧去。还有您,戈什巴依,您左肘弯边有个日期,字是蓝的,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一切都无需多言了,马德兰就是冉阿让。法庭里所有人的心都被深深地震撼了。一股光明磊落的浩然正气震动了每个人的心扉。“检查官先生,我静候您的处理。”冉阿让丢下一言,慢慢地离开了法庭。

当马德兰先生回到住处时,他的头发全白了,他忙着赶去看望芳汀。芳汀带着母亲柔和的声调念叨着她的珂赛特。正当芳汀沉溺于无边的紫想中时,沙威出现在马德兰的身后,原来逮捕状已签发下来,沙威是执行任务来的。他的出现让芳汀魂不附体。当沙威抓住市长先生的衣领往外拉时,芳汀如梦初醒,她永远见不到她的孩子了。“我要我的孩子,市长先生!”芳汀用尽最后的力气哭喊着,突然一口痰从她的喉咙底涌上来,她两手痉挛,头撞在床端,眼睛睁着,却已黯然无光,她死了。沙威这个忠于职守的魔鬼带走了冉阿让。

当晚,冉阿让折断监牢窗口的铁条越狱而去。他写信给本堂神甫请他料理他家中的事务,除了芳汀的丧葬费用和诉讼

费,他把余下的钱捐给了穷人。一个小时后,他避开沙威的追捕,离开蒙特勒伊,走向巴黎。不幸的是,沙威又在巴黎逮捕了冉阿让,把他再次投入土伦监狱。冉阿让被遣送到土伦港船上工作。

一天早晨,“俄里翁号”发生了意外。一个管理大方帆的海员失去平衡,悬在了空中。没人敢挺身相救,大伙都不忍目睹这个海员慢慢往下坠落的惨状。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苦役犯以矫健的身手,攀上桅篷,爬上横杆,双手抱住海员。海员得救了,而他却落到了海里。一八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报上刊登了这样几句话:昨天,有个在“俄里翁号”船上干活的苦役犯,为救海员落到海里淹死,没能找到尸体,犯人名叫冉阿让。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滑铁卢战场尸横遍野,满目凄凉。当惨淡的月光照着那片布满尸体的原野时,有人盗尸。那人行走在污血和死尸间,鬼鬼祟祟,犹如夜间出没的野鬼。他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有只手从人马堆中伸出来。月光下,他指头上的金戒指明晃晃的。那人拔下戒指正欲离开,那只手拖住了他。他抓着那只手拖出了一具“尸体”。那是铁骑军的一个高级军官,他浑身是伤,血肉模糊。这个军官从昏迷中醒来,竭尽全力,气息奄奄地问那贼:“您救了我的命,您是谁?”那贼低声答道:“和您一样,也是法国军队里的。”“您是哪一级的?”“中士。”“您叫什么名字?”“德纳第。”“我不会忘记这个名字,”那军官说,“您也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彭眉胥。”

一八二三年圣诞之夜,一个小小的精灵提了个比她还高的水桶,穿过树林,到泉边取水。孟费郡是个好地方,人们丰衣足食,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这里地势高,缺少水源,人们必须走很远的一段路,到半山腰的小泉边去汲水。那个打水的姑娘就是八岁的珂赛特。现在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已经充当了德纳第家的

全劳力。没有水，她就得去取水，哪怕是半夜也得摸黑去泉边。就是在这样一个圣诞之夜，她也没有权力去享受那热闹欢愉的气氛。一个苦命的孩子。她走在黑暗的行人绝迹的路上，恐惧让这个幼小的孩子想逃回家，可是凶神恶煞的德纳第妈妈一定不会放过她。进退之间，她还是跑进林子去取水。当她弯腰取水时，一枚银币掉进水里，小姑娘浑然不觉。

珂赛特提着水桶，那瘦骨嶙峋的胳膊被水桶拉得笔直。她走走歇歇已精疲力歇。正在这时，一只粗壮无比的大手轻轻地把水桶提了起来。那人问：“孩子，这东西太重了，你今年几岁了？”“八岁，先生。”“你没有妈妈吗？”“我想我没有。”“你叫什么名字？”“珂赛特。”那人一阵触电似地颤抖。“你住在哪里？”“孟费郡。”“你领我去好吗？”小姑娘欣然答应了。跟在这个陌生人身后，小女孩像是有了依靠，她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暖，她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和欢乐。

门一打开，德纳第妈妈刺耳的叫骂声便扑面而来，一看珂赛特后面跟着个客人，便忙换换笑脸。定睛再一看，来人完全是个穷光蛋，于是她又以一副阴冷的嘴脸相迎。客人全然不理睬，他付了四十个铜子被安置在马棚里。

珂赛特为那人摆上一瓶酒，便缩到一边去织毛衣。那人用心看着这个孩子。在炉火的映照下，这孩子瘦得令人心酸。衣服满是窟窿，露出来的肉青一块紫一块。孩子天真的眼里时时流露出惊恐不定的神色，那模样真是惨不忍睹。

客人正专注地望着珂赛特，忽然听到德纳第妈妈大声吼道：“面包呢？”小珂赛特早已把买面包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听德纳第妈妈一嚷，吓得面如土色，慌忙称面包店关门了。“那么，那个银币呢？”珂赛特翻遍围裙袋，发现钱不见了。魂不附体的珂赛特呆愣在一边。德纳第妈妈暴跳如雷，取下皮鞭，举起胳膊。

这时那位客人悄悄地从口袋里取出一枚银币，佯装在地上找了一阵，然后递给了德纳第妈妈。德纳第妈妈机敏地发现眼前这个穷光蛋原来是个化了装的大财主，便打定主意抓住机会好好勒索他一下。

晚上，珂赛特和衣躺在楼梯底下，怀里抱着刚才客人送她的洋娃娃，她仿佛觉得自己是法兰西皇后，为此她心花怒放。也许熟睡的她正做着—个甜美的梦，她的鼾声是多么甜蜜啊！那客人充满柔情地看着这孩子，他要让她真正过上皇后般的生活。他发现珂赛特床边安放着一只木鞋，听说每个圣诞夜，仙女都会来光顾，把五彩缤纷的礼物放进木鞋。珂赛特年年都在期待，尽管年年都令人失望，可她仍不死心。那客人被孩子的天真和倔强的意志感动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金路易放进了那只小木鞋里。

第二天早上，德纳第夫妇在客人面前不住地抱怨家里的开销大，抱怨珂赛特拖累了他们。客人一听就势说：“我带她走！”德纳第妈妈立刻眉飞色舞。德纳第比起他老婆可要奸诈多了，他开始述说对珂赛特的爱，在珂赛特身上投注的心血，让珂赛特走他们又是如何的难以割舍。最后他亮出了那张见不得人的底牌，他要一千五百法郎作为交换，客人一声不响，从钱袋里抽出三张钞票。

客人带着身穿教服的珂赛特离开孟费。刚走不久，德纳第夫妇望着—千五百法郎后悔了。他们想，那人显然是百万富翁，他也许肯出的价远不止—千五百法郎，轻易放走珂赛特这棵摇钱树是多么愚蠢啊！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忙去追赶那客人。

在一片荒无人烟的草莽中，他们追上了那客人。德纳第把—千五百法郎还给客人，亮出最后的牌：“我只能把孩子交还给—个人，那个人一定带着她母亲签名的信，信里还得说明要我把孩子交给他。”客人从钱夹里取出了那封信。德纳第的如意算盘落

空了。他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我一定要领回珂赛特，除非您再给我三千法郎。”那客人牵着珂赛特，拾起地上的棍棒，没有答理德纳第，便转身离去。德纳第望着眼前这个宽肩膀大拳头的壮汉，不免为自己的猥琐而自惭形秽。他不敢再追，他惧怕那客人持重、阴沉、戒备的眼神，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带着珂赛特离去。

掉进海里的冉阿让没有死，他几经周折来到了孟费郡。把珂赛特从魔窟中救出来的人就是冉阿让。他带着孩子来到巴黎，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找了个叫戈尔博老屋的地方安顿下来。冉阿让从未爱过人，他孑然一身。父亲、情人、丈夫、朋友，这些他全没当过，在苦役犯牢里，他是凶恶、粗野的，如果青年时期他有过儿女之情的话，也都在岁月的深渊中泯灭了。当他见到珂赛特时，他胸中的热情和慈爱都苏醒过来，灌注到了这个孩子身上。他的心里开始有爱了。他已经五十五岁。可怜一颗全新的老人的心！这是他第二次得到光明的启示！主教曾在他心中唤醒了为善的良知，珂赛特又使他心中燃起了爱的热望！而珂赛特呢，她也爱这个老头，因为他给了她第一次心花怒放的感觉。在她心目中，她觉得冉阿让很美就像觉得这破屋子漂亮一样。一股神奇的力量把他们紧紧融合在一起。

在这儿，冉阿让很谨慎，生活得也很拮据。别人都以为他是个穷汉，可是这个穷汉却经常偷偷地给叫化子钱。一天他正像平常一样给乞丐钱时，那乞丐抬眼狠狠地盯了他一眼，那副吓人的面孔，冉阿让是那么的熟悉，那乞丐是沙威，是沙威，冉阿让不寒而栗。

那是个月夜，冉阿让带着珂赛特逃亡。沙威带着爪牙紧随其后追来。冉阿让像一头困兽，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他走街窜巷，竭力避开沙威一伙。是命运不济，还是上帝不公，他钻进了一条死胡同。怎么办？沙威的手下已守住了出口，往前走，只能